校园贷法律问题分析

Analysis on the Legal Problems of Campus Loan

梁翠 郭子仪 王千雪 严怡然 郭智敏

Cui Liang Ziyi Guo Qianxue Wang Yiran Yan Zhimin Guo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北京 100026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China

【摘要】“校园贷”类 P2P 平台与传统银行贷款相比,具有门槛低、零首付、额度大、放款快等优点,同时也存在信息审核不严、利率高、附加款多等风险,并会进一步衍生暴力催款、高利贷、非法经营、交易欺诈等违法违规现象。与发达国家的校园贷相对比,中国更应加强市场准入、规定合理利率、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制度制定,规范市场运行。

【Abstract】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bank loans, P2P platforms of "Campus Loan" have the advantages of low threshold, zero down payment, large amount and fast lending,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have risks such as lax information review, high interest rate and more additional funds, and may further generate illegal phenomena such as violent payment demand, loan sharking, illegal operation and transaction fraud. Compared with campus loa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market access, set reasonable interest rat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ystem, standardize the market operation.

【关键词】校园贷;市场分析;法律问题

【Keywords】campus loan; market analysis; legal issues

【DOI】10.36012/emr.v2i2.1521

1 引言

自 2015 年至今,传统银行逐渐退出大学生金融市场,“校园贷”借机发展,趣分期、分期乐、爱学贷、名校贷等 P2P 网贷平台陆续出现。原本应是为大学生提供服务的“校园贷”,近年来却因为其变形的借贷抵押形式、“驴打滚式”的高额利息、粗暴的借款收回形式成了人们口中的洪水猛兽。

2 校园贷市场分析

2.1 校园贷服务提供平台分析

由于传统金融机构校园贷服务的缺失,催生了许多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截至 2017 年 2 月底,中国共有 74 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校园贷业务,其中有 21 家平台专注于做校园贷业务,有 53 家平台其服务对象延伸至年轻人。相较于互联网校园贷的各种形式,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办理更为复杂,对大学生的信用要求更高,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更为熟悉和便捷的互联网校园贷。传统金融机构即使放开大学生贷款业务也不具有竞争的优势。那么,如何有效规制网贷平台就成了重要问题。

2.2 客户群体特殊性分析

“校园贷”的主体是大学生,和普通借贷不同,与完全独立的社会成员相比,其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①在大学,学生

会接触到不同阶级的人员。大学全方位地暴露在社会之中,大学生成为很多不法分子关注的对象。②大学生较为单纯,缺乏社会经验。当需求超过能力范围,很多人会考虑借贷。但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的借贷平台,以及难以抵抗住一些不法贷款者提出的低利润、无还款期限等骗局的诱惑,从而被套路。③没有健康消费观,对理财缺乏经验。大学生没有形成完整的、稳定的消费观念,自控能力不强,多数消费都是受媒体宣传诱导或是受身边同学影响而产生的随机消费,冲动消费。④自我保护意识差,缺少法律意识。在遭遇套路借贷后不能使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自杀等方式逃避,或者拆东墙补西墙,借更多的贷款用来还款的行为正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表现。

2.3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校园贷对比分析

①放贷门槛高。在美国,多为政府为学生提供学业贷款,并不存在专门为学生消费而提供的贷款平台。所有的放贷人都要有营业执照,私人借贷平台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①。

②贷款人资质要求高。美国最大的两家专门做学生学业贷款的平台——SoFi 和 Common Bond,都是为早期精英人群提供低息贷款,如以美国名校 MBA 学生为目标群体。

③收费透明,还款方式灵活。一般来说,贷款人申请时无需申请费或初始费,也不会以任何名目设立咨询费,不同的贷

款期限对应着不同的利率标准。

④平台审核严格。较高的信用分数、个人收入和较长的信用历史都是一位贷款申请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3 校园贷法律问题分析

3.1 从业人员的准入机制

由于市场监管的滞后性,金融监管制度对借贷主体从业人员的准入机制没有明确的限定,对于借贷方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也没有细致的规定。这容易导致现存的校园借贷公司资质良莠不齐,很多公司都只持有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牌照,却利用法律漏洞和信息不对称,欺骗学生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对于这类公司,中国尚未制定统一的管理办法,现阶段关于网络小额贷款的相关规定均来自于各个地方,申请条件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校园贷的相关规定。所以对于这种从业人员准入和市场准入机制的无确定标准使校园贷法律纠纷不断。

3.2 运营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①贷款手续不规范。普通的网络贷款需要首先签署书面协议,其审查程序受到金额机构监管部门的监督,需要严格按照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借贷双方的信息都需要经过审查,资质达标后才能够交易。而新兴的校园贷借款准入门槛低,借款程序没有硬性的标准,例如,很多借款公司通过贷款人录制视频,自行对其个人资料,家庭信息进行简单审核后即可进行交易。这就导致了双方交易主体资质的随意性。

②贷款利率较高。正规银行贷款依照其基准利率确定,而大部分校园贷不属于金融贷款的范畴,属于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校园贷创出了各种高利息收取方式,各种无抵押高息短期借款层出不穷,大多数利率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同期银行利率。如2019年5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审理的,对被告人彭某佳、杨某鑫等借贷平台高校业务员提起公诉的案件中,被告人所运营的借贷业务,其利息便高达15%~30%。

③授信额度过高。根据2017年3月搜狐发布的《校园贷现状简要分析报告》,发放10000元以上的平台占68%,有一部分平台额度不透明。《网贷暂行办法》规定的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的借款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显然不能适用于校园贷。平台对于放贷额度的管理没有限制,造成了低信用、高贷款的现象。

④催收方式不合理。由于校园贷尚未纳入征信系统,无法像正规银行贷款一样通过信用评级等符合法律规范的方式来实现债权,如果出现贷款人长时间未能按时清偿债务的情形,部分借贷公司会采取暴力催收的方式,如逼迫贷款人拍摄裸照、张贴大字报,等等,威胁贷款人的人身安全。

4 校园贷法律规制路径建议

4.1 严格市场准入条件

政府应对校园贷从业人员的资质作出明确规定。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理财经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专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才能在合理借贷的同时保障自身权益。应在银行业从业人员资质的水平上相应降低,至少需要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金融知识,没有相关领域的犯罪记录或不良记录。禁止招聘在校大学生作为代理。

4.2 规定合理的贷款利率

由于大多数校园贷本质上属于民间借贷行为,中国法律没只有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统一规定,并不适用于大学生主体,因此出现很多高利率的套路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年利率未超过24%的合法有效。年利率超过24%不到36%的按当事人意愿。这是贷款利率中比较高比较宽泛的规定,校园贷主体特殊,是没有稳定收入的大学生,因此应当另作规定,设置较小的利率。

4.3 加强审查监管力度

在加强监管方面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对网络借贷监管做出了一些规定,其中第三条强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法律义务,中国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制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监督管理制度,并实施行为监管。但针对校园贷仅有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通知上提到要加大不良网络借贷监管力度,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和学校老师领导一起监管校园贷,建立不良校园贷预警机制,但是这些通知法律强制性不够,大多数高校没有完全落实,因此需要更加明确的法律法规。

4.4 细化信息披露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中规定平台要向出借人提供全面的借款人信息,而未规定出借人需要出示哪些信息,借款人信息也不应过多被出借人掌握,仅提供基本个人信息和财务信息即可,以免出借人拿隐私信息威胁借款大学生。此外还应单独规定校园贷的借款人信息保护机制,让借款人的信息不被泄露,并且规定如果出借方索要借款人隐私信息或利用借款人隐私进行违法催收造成不良后果的救济措施,如校园裸贷应负的法律責任更加严重等。

参考文献

[1]郑春梅,贾珊珊.国内外校园贷平台比较及规制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6(17):349-351.